

辨惑編中



辯惑云香管之
大聖大賢所
以爲問富語也
百季育昆陵
謝子蘭香取以
名其所著之
書學香傳爲聖
賢問富與子
蘭之書雖義各
有在子蘭其
夫有志於聖賢
之學香與吳



中顧亮先生廟冲氏又曰是
編而增損衍繹之名之曰辯
惑續編學者者夫溥爲廟冲則
又聞子蘭之風而興起者矣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
茫而大義乖世之昧者張張

乎齷行矣中雖號稱學士大
夫或不能無惑於是宅人云
乎孰惑之何如惑於理欲而
孝親弟長之道衰惑於習俗
而冠昏喪祭之禮夫惑於命
力而馱負慕貴之心勝惑於

鬼神妖妄而巫卜拘忌之說
熾惑於死生禍福而形濶星
數之術興惑於老佛而循鍊
服餌祠禳齋醮之事裸出於
時之數者蓋其大略也昧者
往往能以是惑人而中人已

下能不自惑者矣鮮矣聖賢
者出憫其惑之滋是必有以
辯而正之辯之不可以不嚴
尤不可以不蚤此天地寂物
之心而聖賢者體天地之心
以爲心所以成己而成物也

聖賢逝矣遺書故在
不與聖賢而俱逝
若令之行世所謂
五經四書皆是也
今有人爲生乎千載之下
仰乎千載之上
曰聖賢之遺經明聖賢之
大道不徒能善其身而又思

有以及斯世之人
紛紛蕭艾中持此猗蘭
芳不夫有志者之所爲
教庠中之書經傳子
史外上自漢唐下及
近代以至於國朝
凡儒先君子崇正抑邪

言議之所關別集之所載夾
各慎擇而洵錄之莫夫博矣
然猶不取自是而汲一取正
於人猥以及乎夫欲贅一言
顧予蘋焉末學而何言竊嘗
聞之孟軻氏有言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孟氏之意
豈不以異端邪說爲周昆大
夫人得而抹正之無論其力
之厚薄功之成否槩乎其可
稱也庾冲慎之執若庾冲之
志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成化五年五月朔旦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吳郡
葉盛序

編輯大意

一是編九卷皆聖賢格言大訓每卷首弁以小序
後則引諸事實以證之庶俾觀者有所感發也
一凡所輯皆於經傳中撮其要若事實固見成語
不敢擅意增損惟文勢有未順則稍加彙括理
意當辨者略加管見之愚以附于后

一是編推本謝子蘭辨惑編而作也命意立法故
髣髴焉此則有事實成論明其理而致其勸若
其引用親切不可逸者亦間收于各卷

一凡所輯義理未明音訓未辨作小字註于下所
以便於時俗之觀覽甚異者則略之若疏語有
不可略則仍其舊

歲玄默敷戕予方有炊臼之憂聽兒輩讀禮有客問
曰居喪何以為先予曰哀戚為先曰哀戚何益也曰
孝子之心發於天性苟無哀戚天性滅矣滅天性則
禽犢不如尚何謂之人哉曰追薦可為乎曰不必為
也人之有生氣血所聚氣血既散形神相離入土者
為朽壤歸空者同飄風已無踪跡何事追薦必欲為

之生者有損死者無益曰奠祭亦可無乎曰奠祭慎
終追遠之事我之精神即考妣之精神至誠感召便
有來格者在焉可無也曰葬地當擇乎曰當擇也擇
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無五患者皆吉地也曰
風水之說有乎曰古無有也其端肇於魏晉流於隋
唐盛於宋元浸淫於今日曰詩有度隰原觀流泉之
言書有營卜瀍澗東西之語此皆已然之跡子何謂
之無耶曰不然昔者先王體國經野用土圭之法辨
正方位順天理而布民政非所以較吉凶也若夫地

域則授地有司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各有常處
無敢踰越後世方伎之流藉此以張其說山川形勢
任意品題翼偽駕虛百端拘忌其說愈熾人情愈疑
其理愈晦人事愈繆使居喪者意有未愜遷延不葬
既葬復發再徙而猶不安其厝者亦或有也曰何信
者多不信者少耶曰世之人以為死生壽夭貧富貴
賤吉凶禍福盡繫於此、圖福慕利者往、信之殊
不知命稟有生之初冥、之中自有分定不可得而
轉移也而欲憑諸術者以智力勝之則造化之權悉

歸術者管輅奚為而不壽郭璞奚為而遭刑此其不
足信也明矣君子福身祚後宜有其道要當積善修
德默符天理福利之來自自然歸之詎可覬諸土中之
腐骨哉曰間有驗者何耶曰亦自有術既往者或偶
中焉未來者百無一二比見人之求地有力者必先
得之無力者束手宜乎富者長富貧者長貧何故不
數十年富者貧之貧者富之此其不足信也益明矣
奈何孝子順孫甘受其欺曾弗為悞常人猶可名士
大夫亦或溺之可不為太息哉曰殮殯送葬有拘忌

乎曰此即殃煞之類尤為害理人而惑之殆非人矣
曰火化有理乎曰何理也此浮屠氏之教也忍聞道
乎曰子之言與謝子蘭辨惑編同一意也曷不形於
簡牘以為續編俾為人子者觀之臨事之際庶有持
循原始報本之道立身正家之法未為無所益也予
聞不勝愧赧衰朽鄙人敢希先輩之萬一哉客曰人
有先後理無先後尊正闢邪非學者之所當務乎於
是忘其無陋勉為輯此蓋將遺教子孫非敢公諸人
也嗚呼一盃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不能不取人笑然

則笑者雖多省悟者當必有焉儒先君子憐予用心
刊削其所未善是亦與人為善之意也

天順癸未嘉平初吉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識

辨惑續編目錄

第一卷

事生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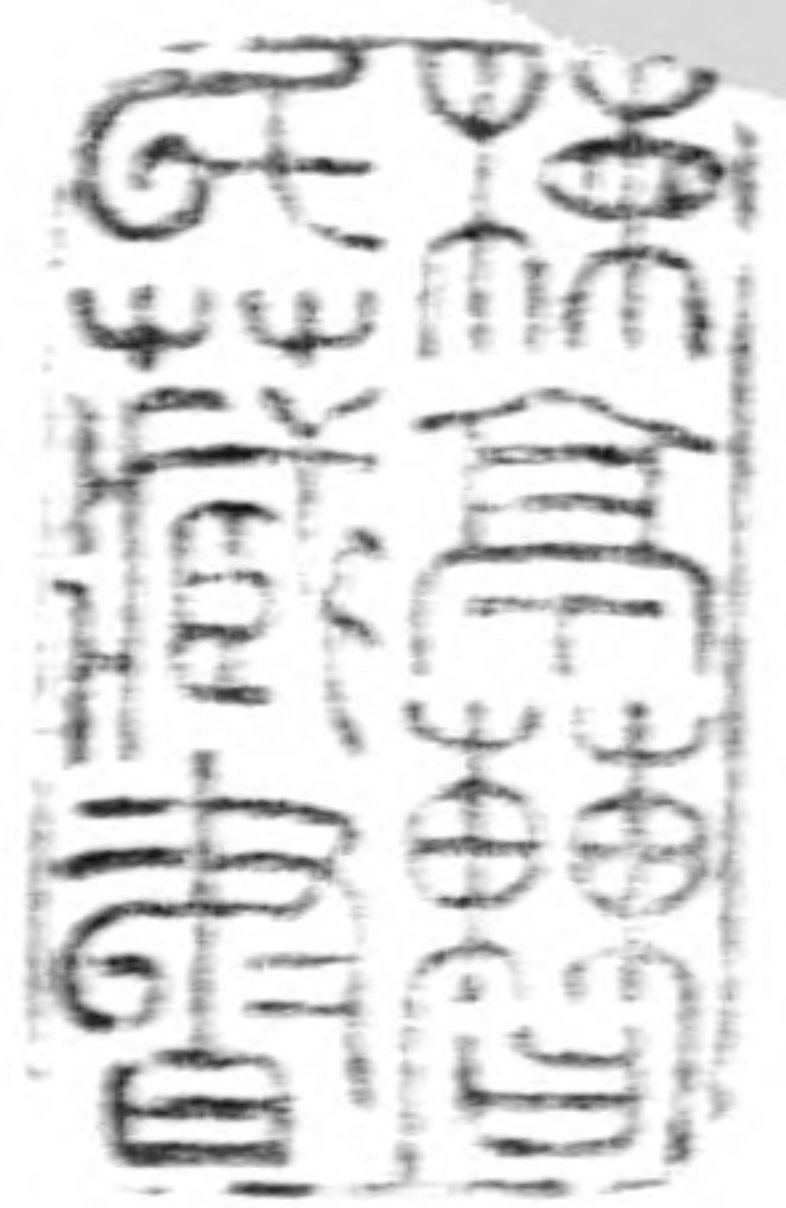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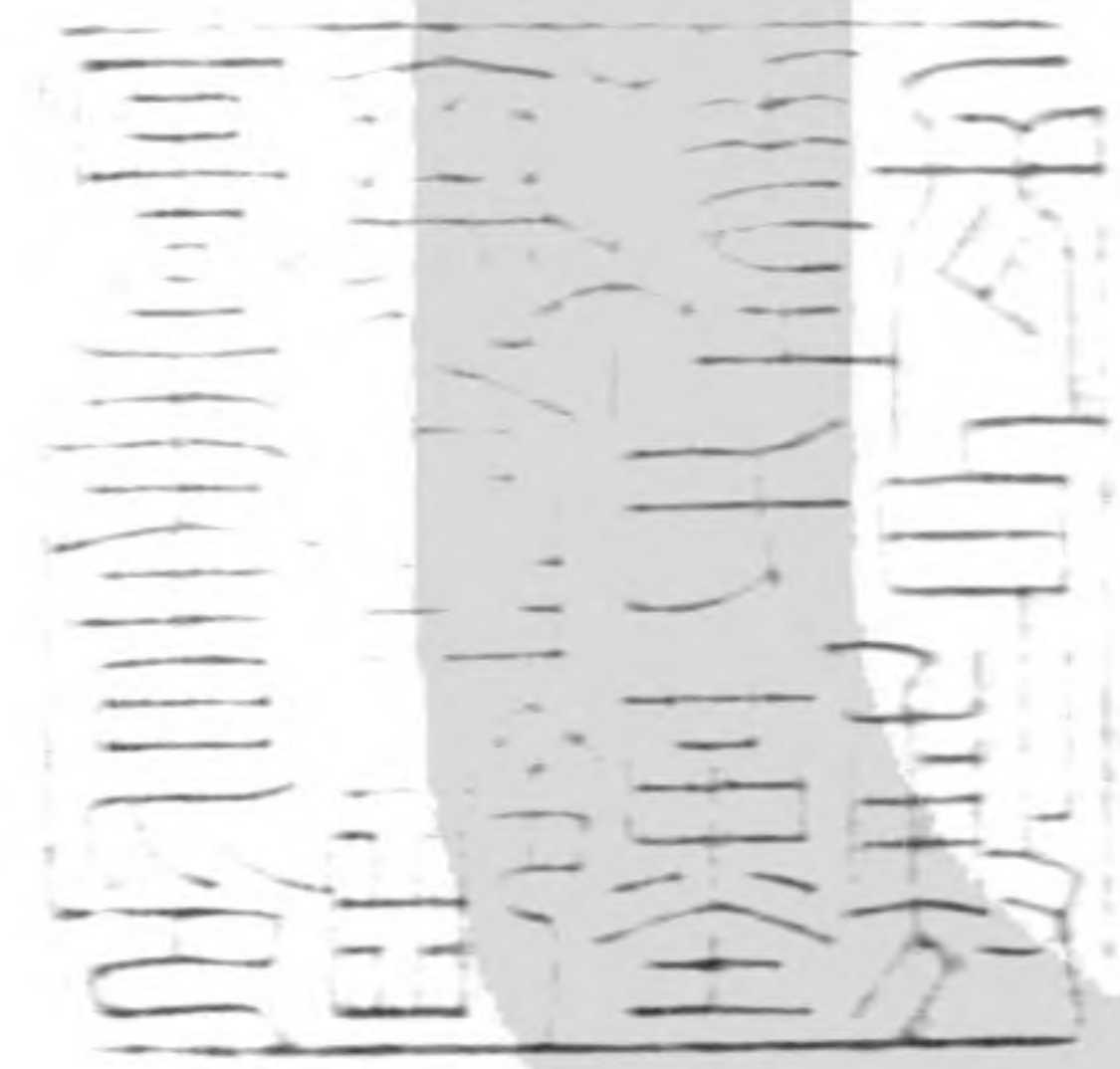
應變

第三卷

居廬

第四卷

奠祭



第五卷

擇墓

第六卷

送葬

第七卷

拘忌

附錄卷上

論死生

論壽夭

論輪迴

論貧富

論貴賤

論吉凶

論禍福

附錄卷下

論師巫

論邪術

辨惑續編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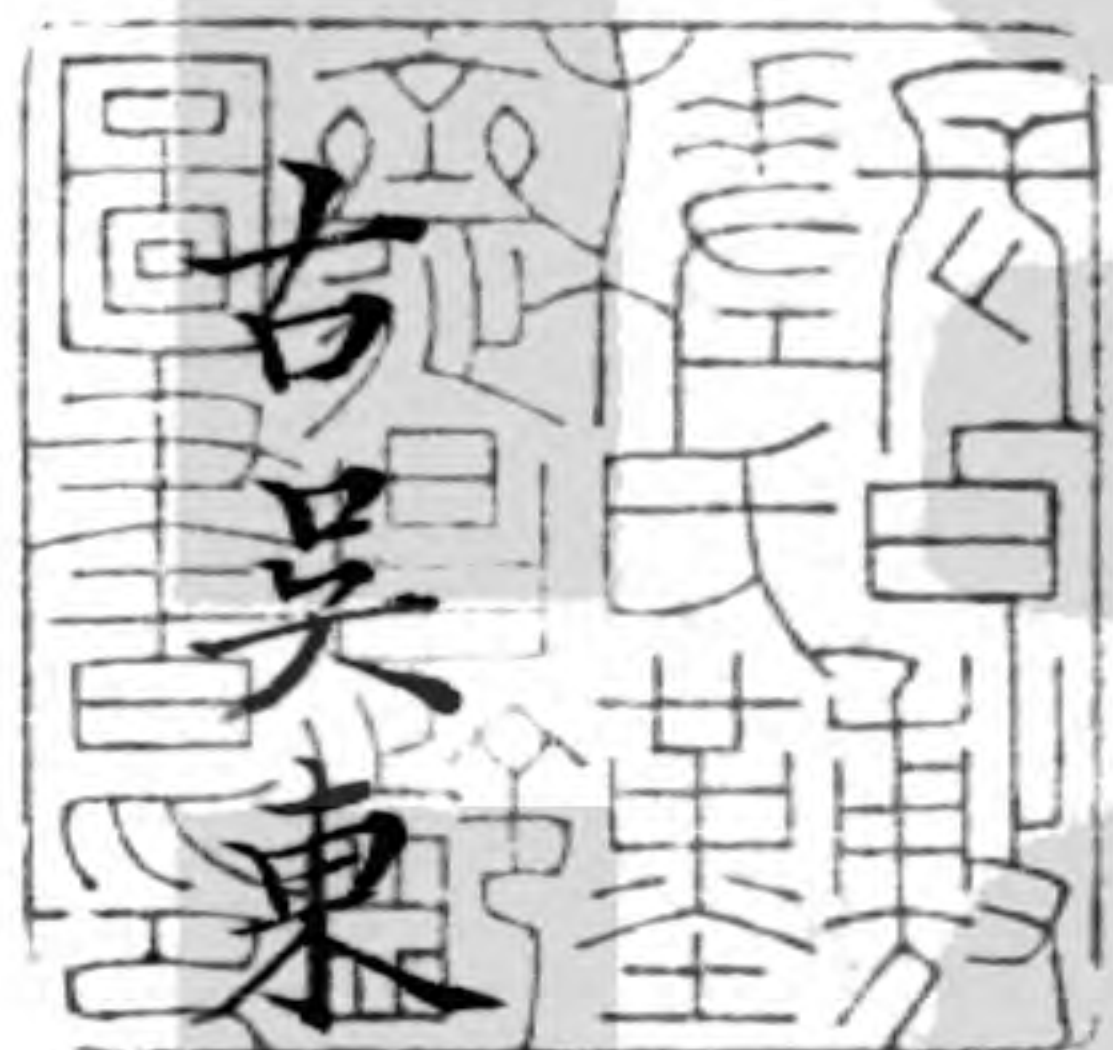
目錄

二

辨惑續編卷之一

事生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子之於父母是也父母恩德猶天也其大無窮雖欲報之亦曷從而報哉故為人子者惟求盡其分焉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能然者欲昏之也欲昏之者非因失於教養必因狃於所習於是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評



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語如賈生言者比比而是殊不知習氣於人如契券簷溜上下相承無毫髮之差可不畏哉且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大足以感天地動鬼神小足以化強暴格異類故善事親之人未有不獲善應者也然則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蟲獸亦或能知此道何獨至於人而返不知耶是編蓋始因於喪葬原夫養生送死一道也不可彼此而視故以事生冠於首卷乃可備見

人道之始終焉

易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

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者

壞也事也言父母有壞事子能承而幹之則無咎而終吉是以得中道也

書曰嗣汝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康叔於妹邦其地民多嗜酒故作酒誥以教之言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修農功服田畝以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音古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吉或務貿易牽車牛遠事商賈後可以自洗腆用酒也洗者致其潔腆者致其厚皆所以敬事父兄之道也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桑梓

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於墻下以遺子孫給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尊而倚之言桑梓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加恭敬也况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恩德如天之無窮極不知

為所報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

洞屬音然如弗勝聲平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

必告音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

稱老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南之西坐不中席行不中道

立不中門食音享不為音祭音祀不為尸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梳髮也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怒也

不至詈罵疾止復故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音笄總拂髦冠綏音纓端韞紳搢笏左右佩用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音奉音上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音溫音去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音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簟懸衿篋枕歛簟而榻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音牟音卮音非音餒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齋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歲切噫音嚏音咳音欠伸跛

比音倚睇音視不敢唾浹音寒不敢齧瘡不敢搔音

不有敬事不敢袒音但音楊音不涉不擻音褻衣衾不

見去聲裏父母唾浹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嗜音好音也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

后復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唯應之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

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

音病也音色容不盛此孝子之䟽節也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醜同類也居上

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
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上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
者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者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
而况於人乎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
過諫而不逆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
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好並
去聲

荀子

名况趙人仕
楚為蘭陵令

曰勞苦彫碎而能無失其敬灾禍

患難而能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語而能無失其愛
非仁人莫能行

揚子名雄西漢人曰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

子之天也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
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裕足也言養
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
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歐陽文忠公名修宋人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
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呂榮公名希哲宋人曰孝子事親須事躬親不可委之

使令也嘗觀穀梁春秋傳也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
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
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
事親之道又託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
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違天
天不可得違也

程子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
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右明事生之要

虞舜瞽叟之子父頑母嚚象傲象舜克諧以孝初耕

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父母負罪引慝謂自認其過惡

也祇載見瞽叟祇敬也載事也言也變：齋粟恐敬思

之意瞽叟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言也孟子曰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底致也豫悅樂也瞽叟底豫而天下

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周文王：季之子也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雞初

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御者曰內豎內廷之小

臣也御者直日者也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進應曰諾

然後退

武王者文王之世子也文王事父王季問安視膳一

日三朝武王即而行之御音率依隨也文王有疾武王不

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武王弟也

漢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代地名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為之日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也事親極孝養父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元曾子之子名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也

樂正子春樂正覆姓子春名曾子弟子也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瘳音抽愈也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今予忘孝之道於是具有憂色也

韓伯俞性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悲泣也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

毛義東漢人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時之名人慕其名往候之

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檄召書也其時義檄到門陞為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為是奉心賤之

謂鄙薄也及義母死乃去官行服後舉孝廉公車徵之章奏貢獻之所不至朝廷以公車召義不肯就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知為親屈也

茅容東漢人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踞謂於地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林宗有奇其異道之士

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

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黃香東漢人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衣勝平事父

竭力致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
表而異之後累官至尚書令其子瓊及孫皆貴顯
王延晉西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
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郭琮宋幼喪父獨母在常與罔極之嘆凡三十年不
茹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天地與母延壽其母張氏
果得一百四歲飲食自若無疾而終

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養其父母雖不知
問學而於晨昏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無弗曲盡其

情及父歿寢苦枕塊不食鹽酪哀毀過節如是者
三年始終如一知問學者皆自為弗及也後因見
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李迴秀唐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士其母出身微賤
一日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迴秀遂出其妻或問之
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也後所居堂產
芝草犬乳隣猫帝以為孝感旌表其門閭

顧忻早喪父事母至孝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
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病

忻葷辛不入口者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涕泣祈天母目忽自明燭下能縫紉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孝行出天稟三歲父歿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其母朝夕冠帶定省無大故未嘗去側日具飲饌皆自調味其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思吾父故不忍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極盡其誠州以孝行聞詔賜果粟仁

宗朝近臣言之乃賜楊州司戶叅軍為楚州教授後陞和州防禦監中徽廟年七十六徽宗賜謚節孝先生官其一子

右實事生

辨惑續編卷之二

應變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應變者治親之喪也不曰治喪而曰應變者竊恐人子不忍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衣衾棺槨之制殮殯安厝之方九可以盡人子之心者宜無所不至也今世俗之人多不以是為顧惟務異端廣陳齋供誇耀鬪勝如其不然則指

為吝財以儉其親自中人以下見理不明者無弗皆然抑別有等親死不葬乃焚其屍沉其骨或問其故則以淨辨省事為對噫送終之禮可淨辨而省事乎如無子孫或迫窮困或在遠方或遭患難埋之淺土不能免於烏鳶出不得已強受其禍以理論之猶不可逃其貴而况安居樂業之人不知愛親之遺體忍從時俗之昏迷自視恬然人亦無恠豈不為痛愍哉然則其禍

大抵皆起於浮屠氏也天理民彝有未盡泯者當自省焉

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衾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

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禮弓曰禮之知禮者有虞氏瓦棺始不用夏后氏聖周

火熟曰聖燒土為槨殷人棺槨槨以威屍周人置牆

翼飾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

聖周葬中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至十三

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

孔子曰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下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
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
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

春秋曰禮不預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
作穿窆宅兆然後喪禮成外戚畢至葬墳集孝子
忘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
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盟畢

至庶人二月而葬外戚畢至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

棺在庭中置屍而謂殯也朱子

整塗之今則漆其棺置於堂中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

禮記曰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殮者何也曰孝子親死
悲哀志慙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得奪
而殮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
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

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
是故聖人為之斷去聲決以三年為之禮制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惡音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音全

葬懸棺而封之豈有非之者哉

喪大記曰小殮於戶內大殮於阼阼者助東階之上者不

忍以容禮待之也猶在主人之位也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小殮布絞音交縮者二也縮直橫者三每幅之末析

於結也君錦衾披也大夫縞衾縞素也士緇衾緇黑也皆一

衾十有九稱單複具曰稱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天

稱稱去聲君陳衣於序東大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

上絞衿不在列被絞也衿單

大殮布絞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為三片橫者五裂為六片

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布衿二衾君大夫一也君

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

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

衿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裂音百衿五幅無統謂

之頭不用組為別也

禮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柳名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還音全稱去聲

孟子曰養生者養去聲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即文公也然友世子之傳也昔者孟

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不幸至於大故

言喪其父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衰之服飭粥之食飭音專麋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共之

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稱去聲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言厚則可久遠非但為觀美而已也不得不可以為悅不得謂法制無財不可以為悅能無財則不得之為有財而得也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化者言為死者也子之心豈不為之快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惜此財而薄於吾親也荀子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始終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

始如一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信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臧者臧獲小兒婢也穀者穀乳小兒也而况以事其所隆之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薄也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

之數皆有斐斐文章之等斐斐棺之以敬飾之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始終一也

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歲也故葬理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始終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也刻減損也附增益也刻生而附死謂之殺也此墨子之法也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其禮也殺生而附死謂之賊與賊同也

漢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曾閔曾參竭歡致養仲尼

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

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儋石名小甕為

斗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

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

豈祖考意哉

北朝石昂其父不喜佛法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

此吾父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我先人也

唐姚文獻公名崇謚文獻遺令戒子孫曰佛以清淨慈悲

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

下周姓字文氏建都長安齊姓高氏建都鄴中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齊則崇廟塔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

諸武諸韋武則天之挨挨造土木之人不可勝紀皆

無救於誅也汝曹勿為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

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

為後法

宋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

死及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服飯僧設道場或

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

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

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氣血知

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死者

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

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惜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

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計亦勸善懲惡也苟不以

至公行之雖鬼神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

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

謂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伊川先生家

先生字正叔號伊川

治喪不用浮屠在洛洛陽今河南

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晦菴先生

姓朱字元晦謚文公晦菴號也

知漳州時諭其民曰遭喪

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叢寄寺院叢音攢

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者入土如依違條科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

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
備飲食

張忠宣公

曰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

裝送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
人等誣誘多作緣事廣備齋筵竭產假貸以侈靡
相誇不能辨者徃：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
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
便是孝順何在侈靡乎

真文忠公

名德秀號西
山宋南渡人

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

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先嚴然彼之教得行
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
奠虞拊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
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
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
可也張：失
道意
釋老追薦之說誠為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死則
不用僧今儒家者讀周孔之書乃用釋老之屬豈
非惑歟

元許文正公名衡號魯人官仕祭酒乞罷歸懷孟勤於自治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人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元謝子蘭名應芳常州人官仕學訓導曰喪禮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禮尤甚其一鋪張祭儀務為觀美甚者破家蕩產以侈聲樂器玩之盛視其親之棺

槨衣衾反若餘事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經旬踰月以極齋蓋布施之盛顧其身之衰麻哭踊反若虛文斯二者非害禮之甚者乎然而祭儀之設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有貧富貴賤之間去否則人爭非之不知彼浮屠之有識者猶以其事為恥可不悟哉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今也苟未能純用古禮必先去此二者之弊盡夫哀痛慘怛之實則禮雖不足亦可弗畔於道

與王氏諸友論齋醮書曰敬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用羽士設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計以粟費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饑當此凶年使鄉之食貧者免為溝中之瘠其歡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盛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但今人於親歿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即老氏之醮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

亦苟焉而已此益汨於習俗不自知其非也予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為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為師其書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亡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為之未幾傾危宗社流落金虜所求之福絕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為緇黃衣食之計焉耳前代明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常有之惟閣

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論迥出人表豈至是亦淪晉陋俗而不能殘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交幾三十年忠告之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含笑於冥之中矣餘懷未盡旦夕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語沮之者請以吾言折之

國朝誠意伯劉公

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

曰世之所謂浮屠者

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去聲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惴者驚也音贅

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畏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歿矣哀痛之情未置也而謂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有動於其心哉間去聲有疑焉則衆咻之咻音休非笑也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才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敦行去聲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土偶木俑皆神像也彼固自以為

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戕音戕今夫虎豹鷹鷂搏擊飛走以食者日不知其幾而獨無罪何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令命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其誰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啍啍嫗嫗

然啍音啍猶言愛護相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弗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昭々矣

國朝翰林學士解縉字大紳江上

太祖高皇帝封事有曰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

予惟佛氏之道本於空寂學其學者岐而為三

曰禪曰講曰教。即所謂瑜珈是也。公獨斥瑜珈而不及禪講。豈以禪講雖異端。以此方彼。不似瑜珈之頗僻殊尤也。瑜珈專以聲音為法事。挾天堂地獄之威。營齋羞布施之利。詭恠妄誕。則雖禪講亦或有所厭薄。老子之道清淨無為而已。觀道德二經可見也。後世黃冠之師為符式經呪之科。效尤佛氏。欲行其道。冒老子為宗主。於是因果之說相為唱和。言人始死。遇七七。日往見閻羅等十王。必藉三寶之力懺悔愆尤。

祈求超度。其過百日小祥大祥。除靈釋服及諸時節。亦復如之。即生天堂享福利。極其富樂。不為者則入地獄受罪苦。極其慘苦。所以貪者慕之。怯者畏之。惑者疑之。愚者信之。苟能有不信未嘗窮究其理。故無所主。加之仰愧俯怍。心所不自安者。從而入之。既從入之。必信奉之。佛事醮祠無弗為矣。大抵孝子慈孫。致哀無從。雖割膚剔肉以救其父祖。尚所不惜。肯惜其財而不為也。彼故得以乘機誇誕。誦經待呪。擊鼓弄鈸。

皆自稱為功德議其價直需其視施與市井之
逐利者無以異也不知有力者不見所損如其
無力立致窮困僧道何嘗槩於心也其諸小民
耕夫織婦傭保臧獲之流力貧養生視斗粟片
帛如脂膏亦無不被其剝削甚至拜人為父母
奸人之妻女彼猶自若人亦不悟嗚呼惜哉請
有以明其非焉理之在天地間無所往而不有
幽顯雖殊理則一也五刑之屬有三千之多殺
人者死傷人者笞十惡五逆例皆不赦蓋將禁

人之不犯也今釋老之教不問情之重輕罪可
赦否一切許其懺悔其罪即滅若如此懺悔無
有已時犯法終無忌憚或其人幸免而死為子
孫者又作佛事懺悔消除不入地獄往生天堂
有是理乎無是理也若有是理佛誠保庇惡人
戕賊善類豈能化人為善其實引人為惡非誑
語乎且夫穹然覆於上者謂之天、者積氣也
蓋無實形虛空杳冥隨氣轉運緊急如旋風晝
夜不息何可以建堂宇隕然位乎下者謂之地

地者氣之查滓聚成形質博厚堅實載於勁風
旋轉之中四遊升降何可以置牢獄况人之有
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死則其氣隨散與天地
之氣復混而為一其形則如蟬蛻亦泛而朽滅
福利罪罟將安所施借使實然二者皆生於天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佛乃何神敢與抗衡違天
而枉法也若此之言似對痴人說夢斷無是理
抑又論之耳目之所可見者此生之實事思想
之所不可及者前後世之虛言也今釋氏棄實

事而崇虛言捨人理而說鬼道動以百千萬劫
為期既無考據又無證驗指空話空惟欲簧鼓
人之心志脅持人之財物故其徒不藉畊桑衣
食自足收租放債同於富民醉醲飽鮮無異流
俗非有國有家之大蠹乎奈何舉世惑之習而
不察由是害源之所達禍波之所浸愈久愈深
莫之能援世道有不壞乎民生有不貧乎此公
之所以欲併革之乃扶世救民之心豈好辨哉
亦不得已也

右明應變之要

夏方字文正會稽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慟悲泣閭里聞者為之酸鼻晝則負土成墳十有七年而畢廬於墓側種樹松柏鬱然暢茂烏鳥猛獸馴擾其傍宛頸同游不擇巢以栖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年八十七卒于家

孫法宗吳興人晉安帝時父滢隨孫恩入海被害孫也遺骨莫收母後餓死法宗流落他所年十六

方還鄉里露行草宿隻身勞苦營墓以葬其母又以父骨不得將入海求之或曰欲識父母遺骸所生子刺血瀝骨漬入者是也於是沿海求之見枯骨則刺血瀝之經十餘年無有漬入者體無完膚血脉枯竭終不得而還衰經終身嘗居母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

何子平廬江人少有至性宋文宗時為海虞令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蘓武帝末年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

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王彭旰胎人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喪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三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慟鄉里並哀之乃各力相助作塹作塹須用水而天旱不能得穿井數十丈亦無泉其墓去淮河五里荷擔汲之音荷也音賀挑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忽大霧

霧收塹竈前泉水湧出鄉里之人咸嗟神異葬畢泉水復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上其事改其里為通靈里蠲其租布三世

郭原平會稽人家貧養親必以己力父歿哭踊幾絕數日方蘇欲營塚壙已不解作乃求善營墓者為之無盤費即自賣以供之原平性甚巧用心煉習於是亦善構墓求者盈門故賴以為業得錢自贖父喪既終不復肉食又自起祠堂每至時節哀思絕飲食母歿毀瘠尤甚人咸稱其孝行

吳達湖州烏程人性孝友歲荒大疫父母暨一家死者十有三人達病篤不能葬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病愈家徒四壁盡則傭賃於人夜則陶埽伐木夫妻勤苦成七墳葬十有三棺達嘗夜行道遇虎輒避之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太守張崇之勞以羔雁之禮命補功曹史達辭不就

侯知道靈武人居親之喪穿塚作墳皆身親其勞鄉人來助者即哭却之廬於墓者七年塵垢積面率夜半則撫其墳而哭之烏獸為之悲號邑人程俱

羅孝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李華唐人也

右實應變

辨惑續編卷之三

居廬

居廬者居於倚廬也人子親歿中門之外東墻之下倚木為廬而處之謂之倚廬也

古吳東齊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尊莫尊於親大莫大於孝是誠出於天理之自然非有所矯揉而為之者也此聖人垂世立教首明養生之道復立送死之法皆所以順天理合人情正綱常厚風俗品節禮文非細故而可略者也惟人子之心無弗以久生期其親者故以喪禮為不祥

之言多所諱聞一旦遭變荒迷之際服制
哭踊奠祭之類未免隨俗徑情直行豈復
知有品節之意耶然則人子於喪禮既不
忍間於生前可不敦行於歿後居廬之日
自當相時量力用心為之上可以盡孝道
於父母下可以垂矩範於子孫何苦自甘
陋習得罪名教有不愧於心乎

禮記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具陰陽順人情
故謂之禮此言音訾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
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
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
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孔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音倚謂哭有餘禮無

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
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
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間傳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

小功總再不食士與殮者則一不食與預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一溢二升也暮一溢米
齊衰之服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鹽
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袒去衣露肉今只去曰冠
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音免
問其制以布廣一十後繞於髻也然則禿者不免謂
前交於額又却向後無髮偃者不袒偃背跛者不踊有一疾則非不
者也禮也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

主也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音尊
杖竹也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何以為也曰孝子
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音雷以杖扶病
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避尊
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亦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
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
人情而已矣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貢問喪禮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瘠音疾顏

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稱並去聲

雜記曰五十不致毀故不槨毀六十不毀衰六十則又

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食肉飲酒處於內七十之遠

故其居喪於禮當畧之也

荀子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稱去聲曰以飾

群則親踈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適不

易之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
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
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禮以是斷之者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
屬莫不愛其類今是夫大鳥獸失忘其群匹越月
踰時則必反述過其故鄉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
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之於燕雀猶有啁噍

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

知去聲故人之於其親至死無窮言其哀痛至不能忘也

然則何以分也禮記作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言服之至雖至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變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焉宇中天地間也以是象

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

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通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

飲不食菜果又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

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

宴集覲然無愧覲慙也他典切人亦恬不為恠禮俗之壞

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殮親賓

則齋酒饌往勞之勞去聲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

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屍

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
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
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
久而羸憊敗音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
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
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已上氣血既
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爾其居喪聽樂及
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右明居廬之要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

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臯名榮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君子以為難

顏丁魯善居喪始死皇：烏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其反而息

魏王裒字偉尤城陽人父儀為晉文帝司馬以直言
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以帝在西故也以視不

臣於晉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
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歿既葬
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勿懼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授業者並廢蓼莪
之篇廢北者恐重其哀也

晉王隱之字處嘿年七歲丁父憂每號泣人聞為之
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伯康
鄰居伯康母賢明婦人也每聞其哭輟飧投筋為
之悲泣謂伯康曰汝若居銓衡吏部官也當舉此等人

及伯康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給階猶進也清給清要官也

齊王虛之字文靜廬江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
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牀忽一人來謂曰
君以孝聞病當尋瘥俄而不見未幾病果瘥庭中
楊梅隆冬結三實墓上橘樹冬亦再實又居旁夜
有火光如燭時人以為孝感所致武帝永平中旌
表其門閭蠲其租三世

梁沈崇儔吳興武康人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
母至孝家貧傭書以為養武帝天監二年太守柳

揮辟為主簿崇僚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
僚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
毋權厝去家數里哀至輒往哭之不避雨雪每仰
天哭飛鳥翔集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
虛腫不能起立郡縣舉至孝帝遣中書舍人慰勉
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洗馬東宮官
名洗音鮮
後周秦族上郡人性至孝事親竭力父卒哀毀過禮
每慟哭酸感行路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及母沒哭
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音不

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咸嘆異之王九達等七十
六人上其狀詔旌表其門閭榮先亦以哀毀致疾
而卒後文帝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父法超仕齊為安陵令卒於官
匠號慟幾絕天監二年兄裴為鬱林太守征洞蠻
死喪還匠迎於豫章哀慟幾絕竭力營葬先居父
憂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
號慟無時目眦皆爛郡縣言之武帝遣中書舍人
為其除服擢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哀毀

愈甚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治孝天下汝行過
古人行去聲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不可拒揚
名後世豈獨顯汝身哉匠乃拜職子孫簪組蟬聯
人咸以為世代忠孝之所致也

司馬康溫公子也事親至孝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
三日哀毀骨立其父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為
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為著作
即無侍講竟以腹疾而終公卿大夫士以至市井
之人無弗哀之朝廷特賜諫議大夫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岩人事父母至孝後父母相繼

歿誼晝夜號慟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及葬徒

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里日渡溪澗泥水沒胛雖大

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皴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

畚音奔糞也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廬墓傍負

土終喪日一飯不茹葷雖虎狼交於側誼泰然無

畏明年吳越山發洚音紅水暴至也巨石滾數十里傍山

之民田蓄漂壞者甚衆而誼獨無恙邑人狀其事

以聞詔書嘉獎以祖廕入官至資善大夫後通判

梓州卒

右實居廬

辨惑續編卷之三

辨惑續編卷之四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奠祭

奠者但置所祭之物於前而已祭者則有酌酒降神獻酬等事

親之於子異體而同氣故其精神相為流通凡心念有所感動未嘗不相應也是以親歿魂魄雖散其氣之流傳子孫者則未嘗散也子孫能盡誠感召洋洋如在便自來格此理之自然者也所以聖人制禮親始死則沐浴正屍為位以憑依之朝夕哭

奠上食既殯則有朔奠殷奠遷棺朝祖
奠遣奠既葬則有三虞卒哭祔小祥大祥
禫月之祭具載朱子家禮以是伸報本之
誠盡追遠之意今人多不理會故雖為之
亦苟焉耳唯欲有事於佛老誠無益而有
損嗚呼惜哉曷不以無益有損之費移其
什一行此正禮不唯不至妄費而亦不失
人子之道也

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屍
林而奠於屍東當死者

之有使神有所依也閣者所以度置飲食之處蓋
以生時度閣之所餘脯醢為奠也度音倚設放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日者猶言及日之未落也夫

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
食也孝子思親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有薦如朔奠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矣如得時

新之物或五穀新熟薦之
其禮亦如朔望之儀也

祭義曰祭不欲數音朔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

疏則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禘為秋

嘗名祭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怵音出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養去聲孝者蓄也蓄去聲順於道

不逆於倫是之謂蓄蓄聚於心不能忘之意也

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養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去聲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具則

具備以夫夫婦人而行祭祀則足以盡陰陽之義若君

執事具者供祭之物言卿大夫之家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蒞音利有故則使人可也

有故謂有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可者亦僅可而已也

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內外者以廟齋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切教思其所嗜齋之

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為去聲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儼然彷彿之貌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肅然敬惕也出戶而聽
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愾然太息也是故先王
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
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也祀之忠也如見親之
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平詩云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變食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

哀

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
哀則哀思其生故曰樂與哀半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此音不可以

不備虛中以治之

虛中者言清其
心君無誰念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
則或使之也能行已上敬心所存
如親吟父母之命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上牲少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卑賤之

稱介則副二之義亦貴之道也

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
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
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盡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
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
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祭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為去聲此孝子之心也不求其為者言無求福之心也

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

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

敬之心也哀素者言喪葬凶禮孝子哀痛無文飾也至於祭祀為吉禮則必自盡以敬其

文焉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在乎但表其心而已耳

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

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良同死者之爵祭用生者

之祿與此意同也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粥音育雖寒不衣祭服

衣去聲為宮室不斬於立木也墳樹也

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恭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也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

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

揚子曰名雄字子雲西漢人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

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言心在誠敬不接賓也人而不祭豺獺乎言不

也獺

柳子唐字子厚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

之以敬焉祀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祀於有功利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示勸善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

獺皆知報本抄月令孟春則獺祭魚謂啣魚以祭天抄月令孟春則獺祭魚謂啣魚以祭

某嘗修六禮大畧六禮者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是也家必有廟

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

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禴也以廟忘日遷主祭於正寢
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養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
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范內翰

名祖禹字淳甫宋人

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

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
為虛也

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聚則為人散
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

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
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
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者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
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或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
來格若旁親外戚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
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
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
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魂魄各散要之魂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魂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也

上蔡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宋人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師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於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祭祀鬼神不知他鬼神與已無干

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散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

葉氏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儀則隨家家豐儉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又問旁親外族不當祭者若其無後則如之何朱子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

北溪陳氏名淳字安卿宋人曰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冥便不交

愚按朱子家禮居喪未葬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既葬而虞則始用祭禮夫虞者蓋謂死者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虞度音鐸其親徬徨而必返也於是連祭以安之古者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所謂三五七九者以貴賤而定其節也後世之人相承繆戾遂謂七七日往地府見諸冥王故為子女者惕然哀痛廣為薦拔奠祭之禮反不為意信奉之者舉世皆然雖龍衣冠號稱士大夫者亦

崇尚而不為異豈不重可嘆息

右明奠祭之要

徐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其父及長問父容貌於母因求畫工圖之置於堂而定省為朔望則祭饗之母老有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弗嘆服母卒蔬食水飲盛冬單衣毀瘠骨立及其祖父母父母之墳皆自負土成之廬於墓者四十餘年被髮徒跣至於終身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性聰敏事繼母張氏甚孝張生

三子溺愛之不禮於操遣操炊爨策驢探無難色
及張卒操待三弟愈厚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溪尉
佐政寬仁常於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
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
視事每至喪親章則悲咽不自勝評子昭有文名
次子雲恭謹有父風

何從義延安人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備至祖父母
偕亡偕並也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經帶不
食菜果唯啖蔬食而已伯祖溫叔祖恭讓叔父珎

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為治喪遂成築高墳祭奠
必以時使不為若教氏之鬼而若教氏古人死孝道
之至容有已乎使世之人皆若從義之為倫理安
得不厚乎

姜蕪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
無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寤寐荒山
之中躬自樵爨蔬食水飲一裘麻寒暑不易隣居
陳氏戴氏不能事其父母聞蕪之行去慙感悔悟
皆迎養焉

劉師真字文通彭城人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忘
日則終日涕泣至忘寢食一夕忽夢見其狀謂之
曰我汝母也汝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汝師真
夢中大哭及覺哀痛愈甚乃作木像以事之朝夕
起居出告反面每新物必先薦享之然後敢食時
人語曰孝通幽冥漢有丁蘭唐有師真其事父兄
尤篤孝友故為當時後世所稱羨也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歿居喪盡禮與范雲
為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其母生時嗜食

尊音淳水母歿後恒以尊供祭奠梁武帝義師初
至其年無尊冬祭求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
久之方蘇終身不復食尊

徐積事母至孝母歿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廬墓三年
寢苫枕塊衰絰不去身雪夜伏墓哀號翰林學士
呂溱適過其墓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必
為垂淚也後居州學教授其舍常設考妣几筵晨
夕起居饋食如生時冬以火溫被夏揮扇去蚊蚋
思其平日所嗜日以供馘故宋徽宗以節孝賜謚

云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道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求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以為吏母歿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如平生甚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貴起事聞于朝遂得顯揚褒美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務盡誠敬未

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拜禱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所致洪武十六年事

聞旌表其門

右實真祭

辨惑續編卷之四

續編四

十二

辨惑續編卷之五

擇墓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擇墓者為欲藏親之體魄事孰有大於此者人子所當用心也今人溺於風水之說有喪之家不以奉先為重專以利後為計野師俗巫故得售其奸也凡買山地甲利於有成必亟贊其美乙因無所預則力排其非甚至徇私納賂夷考其言大抵皆臆

見測度乘人之疑施已之妄特人聽之不能無所惑且曰一山不可下三穴若是使人父子分離非不仁乎又有各房所繫強弱吉凶之說是則使人骨肉生心非不義乎抑聞江西川廣之人惑之尤甚有等親死遍尋風水苟合其意則焚其屍携其骨不遠數百里偷葬於其間以求福利嗚呼何其愚至於此極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設心如此謂善人乎所求福利天其肯與

乎君子當正其心脩其德推以及人則天與之者身及子孫自然昌榮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在墳墓乎

檀弓曰成子高寢疾

子高齊大夫也

慶遺入請曰

慶遺子之齊人

病革矣

革急也與亟同

如至乎大病也死則如之何子高曰

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生縱無益

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

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可種穀無用之地也

國子高

按傳註即成子高也

曰葬者截也截也者欲人之弗得

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擲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地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地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封數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地令

國民俗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堂其度從俗其親謂各謂昭穆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葬地同

區域得以族葬後先相客

書大傳曰周公生欲事宗廟周公文王之弟死欲聚葬

於畢畢地名文王之墓所在處也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齊地名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太公姜姓受封於齊留為大師死於周子孫皆為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也蓋自同公始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間於槨中謂有以魯人之祔

也合之善夫善夫者稱魯人祔也禮也○疏曰

也合之者則合葬兩棺
置槨中無別物間之也

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達通之幽之

故也北首者以鬼神幽閻往諸幽冥故也殯時仍

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鬼神待之也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也讓國而居延陵常州也適齊言往齊

於其返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贏博齊二邑名孔子

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

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左袒以視陽之變且

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舍猶宿也子夏

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歟子何觀焉吾聞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為隴也堂形四方而高

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乎也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

也夏屋今見若斧者矣形旁殺後若斧者焉馬

鬣封之謂也謂刃上狹而難登且易為功也

唐太常博士呂才曰古者卜筮蓋以朝市變遷泉石

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選墓由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時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擇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對吊客莞尔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同屬同生肖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之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

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音瑾
謹埋也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俗著令自王
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
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
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
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殀繫於天賢愚
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
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
自营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

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
嘗以緇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
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
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
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
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
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
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

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塋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塋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塋具之不必厚視吾祖塋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埋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

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泥去聲甚者不以奉先為計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又掘地必至四五尺過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塋則以松脂塗棺擲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

審思慮矣其火焚者出不得已若不可遷就同焚
矣至其平祀寢遠曾高莫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而
塋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之也葬之穴尊者居
中左昭右穆次後則或東或西相對而啓穴也今
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
於卜選時日亦多垂繆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
左舍猶停也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
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
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

二十余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不宜忌者反忌
之顛倒虛妄之甚下次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
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周益公字必大南曰漢袁安父歿求葬地道逢三書

生指一處曰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
於是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
連累楚獄謂楚王英謀反事髮連者四百餘還凶
奴之生口安奏議不敘皆放還之臨事如此平時
用心仁恕可知神物兆祥使之昌熾豈人力所能

致哉范史載之范史六朝范亦足以垂勸而世

之泥於陰陽家者往藉以口實謂貴賤貧富死

生禍福一繫於丘墓殊不問行已之何如於是庸

師妖巫始得以售其術也若河西吳堆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不封土者謂人

葬事趣辨趣音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致位司徒而

子昕孫恭三世為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燁所記

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專以袁安為

口實者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

順水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存形勢拱揖環抱

無空濶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山之說爾某山

某山者即所謂龍虎之類是也

愚按先生之言風水亦似有也其曰稍存形勢

拱揖環抱無空濶處乃可用也又曰但不用某

山某山夫以拱揖環抱無空濶處則某山某山

皆在其中矣若江西閩越川廣之間固自有焉

在中原平陸淮海水澤之鄉豈易得哉且天下

郡邑居民甚衆親死求葬地亦不為少無力者不敢言有力者必欲求已上之地如不可得則葬無日矣以是推之此言決非出於先生先生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於其身天下事物之理洞明灼見所以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肯以是為自累乎此必當時之人欲尊其術者以之借重於先生也人物之生莫不先有命分不在墳墓孫思邈隋文帝時人嘗曰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聖人指唐太宗也又謂盧詹事

位當方伯吾孫且事之其時孫溥尚未生也以是言之非先有命分乎唐高祖起兵晉陽朝廷知之發掘其祖墓不數十年帝業乃成子孫傳三百年非不在墳墓乎大抵天定勝人人亦何苦庸心哉亦何所措其智力哉惟當修其在已者以俟在天者勿為其所不當為而為之者也西山真文忠公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大拘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謔詐也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忌之患為人子者所

當深察也

鶴林羅氏

鶴林大經號
宋人

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

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漚澗之東西蓋自三代已然矣予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䟽山川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地者乃孝子慈孫

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
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
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
謂本骸乘氣遺體受廕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
靈鍾東應漢武帝時朝鍾自鳴東方朔曰銅山木
當崩也調其母氣相感鍾自鳴也華於東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謂栗樹在
山栗子在
他室氣至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
自然報芽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
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

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
再至三者有同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
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
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
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
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
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
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

後世方且謂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以惑乎

吳文正公

名澄字為清號草廬元人

跋樂多成堊說後曰樂幼成

堊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端希屯不已累歲
暴露親喪大為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
宗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
教夫人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
後計哉或萌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
欲之伎而盡貪欲者之心盡惑一則小黠一則大
癡噫可嘆也已余於是取於樂氏之言也

黃文獻公

名潛字潛

曰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

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為學者所
急乎故先人之葬士友或來咨予不學地理而輕
信人言且為圖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醜
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恠莫測每
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
皆場屋中誇世之浮詞予固以厭其強聒逮今十
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
者之所急也

右明擇墓之要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叔梁紇早卒母顏氏未告其處故孔子幼而不知其

墓殯於五父之衢殯權厝也孔子喪母顏氏乃權厝於五父之衢五父地名父音

甫問於聊曼父之母與聊曼父人名其母善然後得合

葬於防防地名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古也

墓而不墳謂殷時墳土之高者也古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識音志於是封之崇

四尺陳封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

孔子歿公西赤為之識音及掌其殯葬焉葬魯城北

泗水上入地不及泉封為偃斧之形塚塋百畝樹

多異種蓋弟子皆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故

魯人無能名者

漢文帝遺詔治霸陵遺詔臨崩之言也皆瓦器不得

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

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

太宗即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亂而霸陵獨完

受其福豈不美哉

晉王祥瑯琊人官至太尉封睢陽公疾篤遺命曰北

邙山上止自堅貞勿甃石勿起墳

國朝寧王殿下又號涵虛子曰風水一事古未之有自

晉始也陶侃微時其家多艱侃字士衡晉成帝朝

有一老父善相法師在也見侃掌中有直紋謂侃

曰若穿於上必能大顯侃以針挑之血出不止洒

於壁成公字老父知其必貴也一日侃家失牛老

父見一牛眠前岡山澗中謂侃曰其地若葬位極

人臣侃遂葬其母後果為三公以此言之其命先

當為三公矣豈風水之故哉按氏族陶氏自漢初

愍侯之子青襲封夷侯景帝朝拜相青九世孫敦

安帝朝為司徒敦之孫同漢末避亂居江東生子

丹仕吳為揚武將軍封柴桑侯即侃之父也侃後

實公侯子孫豈至侃而初顯哉風水之說謬矣後

郭璞因之註風水之書傳至曾文迪音揚救貧偽

說蜂起其下流貪得之徒希其富貴泥去於風水

者多自宋劉裕之後劉裕宋皆尊其術天下術士

非不衆風水非不廣盡天下之術士盡天下之風

-2 240 38 878" data-label="Text">

水皆擇而用之擇其地曰利於子孫過周二百宋

之殺之傳八代共六十年為蕭道成所滅皆不得
其死蕭道成即齊以宋擇地不精更取高術之士
擇至吉之地而葬之道成傳七代共二十四年為
蕭衍所滅其祚愈少於宋矣蕭衍即梁武帝也梁更加選
擇傳四代共五十六年皆不得其死為陳霸先所
滅陳霸先即陳高祖也陳更擇風水之旺者以求永久傳五
代共三十三年為楊堅所藏楊堅即隋文帝也此皆泥去
於風水子孫皆無百年之運以是觀之本以求其
永久反為滅亡之速非術士之不精風水之不吉

何哉則知風水之說理實無有也予自三十年前
多見富豪之家泥於風水者不數年死於刑獄者
死於兵革者死於死亡者家破身亡子孫絕滅豈
不惜哉予謂古人擇地之術擇其方寸方寸已之
良心也非有關於風水風水非我身中所有皆外
事也何不以内事利於後而以外事利於子孫愚
以謂擇葬地當以山拱水朝陽明去處即風水也
草木茂盛之所即穴也

愚謂風水之說如捕影畫空只益自勞故其書

亦曰世間佳物難得必求形勢之地合格局者
又必難也固知其難而欲盡善乃求全而責備
也求全而責備往、有法未必有地或謂此法
為屠龍之術耳術固可以屠龍豈易得龍而屠
哉欲得大奇之地正如俟黃河之清也苟得中
下之地亦以足矣其形勢不必盡具古人有云
平為福也如此之言實術者之遁辭風水之無
亦較然矣世傳袁安羊枯陶侃之事是皆術者
之言正欲淬其鋒高其焰以神其事耳殊不知

三人者皆天生俊良承父祖累世積德之基出
以輔相人主豐功盛烈豈尋常之人所可擬哉
故天與其報者亦不以尋常之人爵祿待之乃
其分也愚者不知此理將謂富貴可求經營風
水豈不徒為鬼物所笑擇墳君子當自省焉

右實擇墓

